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鸽子，飞吧

Gezi, Feiba

陈星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鸽子，飞吧

Gezi, Feiba

陈星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子,飞吧 / 陈星宇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6

(当代大学生长篇小说丛书).

ISBN 978-7-5034-5087-7

I. ①鸽… II. ①陈…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6592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1020 1/16

印 张:16 字数:230 千字

版 次: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

潘晓彦^①

大学是培养创造力之所。而今，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的学子陈星宇、王月、宋紫怡的长篇处女作《鸽子，飞吧》、《流泪的松树》、《厚爱》，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们“乃寅写作班”倾心投入所问世的第二批作品。首先，我们一如既往地再次对学生表示热烈地祝贺！

本来就应如此：让学生具备文字运用与创造能力，爱好写作，拥有相伴一生的写作习惯，进而养成一方学府的写作风气和传统，辈出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与发展的作家。这是大学及其文学院应该担当的天职。

作家是可以培养的。美国芝加哥大学近一个世纪的创意写作教学早已证明了这一观点。而对于我们，自成立“乃寅写作班”以来，便获得了虽不多却十分珍贵并将不断丰富成熟且包蕴深刻的经验体会。

我们学院在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特别邀请校友、讲座教授、著名作家韩乃寅执教指导，我与他共同研究了针对性强且富有实效的人才培养方案，大幅度调整教学内容，灵活设置课堂时空。安排激发学生写作热情、触动心灵的讲座——韩教授亲自主讲《写作改变了我的命运》、《长篇小说创作》等，又邀请获鲁迅文学奖的著名诗人李琦教授主讲《文学与人生》、茅盾文学奖评委贾宏图教授主讲《读书与人生》、著名编剧赵光远教授与韩乃寅教授主讲《影视剧的创作》，与学生一同品味深婉的人生百态。或将课堂放进妩媚的校园和清新的自然，在亲情般的氛围中，激发了写作班学生的创作热情。我们文学院派老师带队，引领学生追寻作家步履，去山东高密莫言故乡考察学习，切近地感受作家成长的生命及心

^① 本文作者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

路历程；与省文学院合作组织“北大荒夏令营”，去中国第一大现代化友谊农场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雁窝岛湿地采风、考察，我们又定期组织写作班学生观看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央电视台编制的我国著名作家谈创作的影像，让学生们真切地体会文学创作是一个历练人生、艰苦跋涉并充实升华的过程。

而写作实训则是我们施教的重心。韩乃寅教授对此更是无私地付出了很多鲜为人知的劳动。他很快抓住每位学生的特点，做到因材施教。从构思提纲到人物关系及性格塑造，都有认真的指导意见。由于韩乃寅老师不与我们生活在一个城市，除来辅导外，无数次电话穿越时空，回响在哈尔滨、北京、海南和牡丹江之间，一年多的时间，约近两千个短信和通话留在学生的手机里，更化作深浓的感动，汨汨流淌在学生稚嫩而真诚的笔端。于此，我们终于唤回了师生久违了的富于生机的课堂效果，学生真正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他们兴趣盎然，热切期盼不断拥有更新的收获。

其实，我们如此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学写作能力，还有更深层的人文原因：使学生热爱生活、谭思深虑，拥有健康的价值观念、诗化乐观的情怀和审美智慧，通过语言文字的运用获得和体现无穷的创造力；同时，以此为契机，形成运筹文墨的高雅风气和传统，让写作裹挟着厚重的中华文化与现代信息，澄净校园，淑美社会。

“乃寅写作班”的命名，对于我们独具深长的意味。韩乃寅教授曾就读于我校，大学时代就开始发表和出版文学作品，并加入了省作家协会，现为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他由此开始，执着坚韧地走过了几十年的时光，创作了千万余字的小说和影视作品，如《远离太阳的地方》、《高天厚土》、《龙抬头》、《七七级》等。他有六部作品拍成电视剧，其中《破天荒》等三部分别在央视一套和八套黄金时段播出。而今，他仍耕耘不辍，又不忘培育之恩，结草衔环回报母校，并为之培养一个校园大学生作家群的令人敬重和感动的愿望。当我们文学院的教师在课堂上讲述高等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中评述韩乃寅作品特色章节时，总会怀有特别的感情。如今，韩乃寅教授又以自己的实践来辅导在校学生，我们深切

地希望后来的学子能秉承这一令我们感到荣耀的写作传统，希望“乃寅写作班”作为一个标志，成为我校及文学院人才培养的特色和亮点。

我作为这个写作班的导师和负责人，感谢前辈、师兄韩乃寅教授，在繁忙的社会兼职与创作中，还能慷慨地付出时间和精力，更感谢东方出版社的彭明哲副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的马合省主任，感谢李琦老师、贾宏图老师，感谢为“乃寅写作班”付出劳动的同事们，感谢印证了我们教育理想的学生们。同时，也为我们牡丹江师范学院及其文学院送上我的祝福：无论春华秋实、盛夏冬雪，北方边陲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地方本科师范院校，能不断传出令人惊喜、欣慰且在未来的日子里辈出作家的好消息！

2014年6月1日

第一章

火红的太阳挂在天空中，无情地炙烤着大地。赵青山夫妇拖着疲惫的身躯，从瓜地里走出来，两人同时喘了口长气。李桂珍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说：“老伴儿啊，咱家的活总算熬出头了，明天就要卖瓜了！”

赵青山听后欣喜万分，他站在地头，哼着小曲，回想着，这几个月来，为了种好瓜他们费尽心血。从栽下瓜苗开始，就没闲着。不是给瓜打药，就是掐瓜蔓……每次干完活，他们的背心都湿透了，额头上的汗水也滴答滴答地掉在地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看到了希望。他看着满地泛黄的香瓜，鼻子一抽抽，细细地嗅了一下，一阵香甜的瓜味儿沁人心脾。他贪婪地呼吸着，呼吸着他们近百天努力的成果。不禁吧嗒吧嗒嘴说：“老伴儿啊，你说我咋就闻不够这瓜的香味呢？”说着闭上眼睛，抽搭着鼻子，继续闻起来。

“那咱们别卖了，都留着给你闻吧。”李桂珍调侃道。

“都留着闻，那谁给钱呀？”

——“你给呗，谁给？谁让你闻了！”李桂珍笑着回答。

“那还是留着卖吧，我可给不起。”赵青山笑嘻嘻地看着李桂珍。李桂珍的脸上也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两口子离开地头，高高兴兴地往家走。赵青山对跟随在后面的李桂珍说：“老伴儿呀，今早出来的时候我都和买瓜的说好了，明天他们开车来，直接拉走，现场交钱。”

“多少钱一斤？”

“比咱们预想的要贵，两块五一斤。”

“这么贵，那咱们可发了。”说这话时，李桂珍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

“那是呀，还记得当时吗？你还不让我种瓜呢，现在咋样？”赵青山得意洋洋地说。

“那倒是，我不是怕赔嘛！”

两口子一边走，一边回味着种瓜给他们带来的酸甜苦辣。以前的烦心事，现在都成了笑话，两人边说边笑……

说起赵青山种瓜，还要从买地开始。

龙湾山的半山腰上有块村里的机动地。这几年风调雨顺，谁包了它，谁丰收。村民都抢包这块地，村长为避免冲突，从去年开始实行了“抓阄制”。

今年，赵青山有幸抓到了这块地。抓到后，他像买彩票中了奖一样，乐颠颠地跑回家。

“老伴儿，老伴儿，”他兴奋地叫着，“后山那块地终于让我抓来了！”

“啥？让你抓来了？”李桂珍顾不上炒菜，把勺子往锅里一扔，急忙跑到丈夫身边，“快让我看看。”

夫妻俩的嚷嚷声，惊醒了沉睡中的赵海英。她睁开眼问道：“妈，一早上你们喊什么呢？”

“后山的地让咱们包来了，”李桂珍抑制不住兴奋，“咱家今年点儿太高了。”

“那可不，我还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呢！”

“啥消息？”赵海英瞪着那水灵灵的大眼睛看着父亲。赵青山微微一笑，没吱声。

“啥好消息？你倒是快说呀。”李桂珍有些沉不住气了。

“瞧把你们急的。”赵青山不慌不忙地从兜里掏出一根卷好的旱烟，塞到嘴里，静静地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后，指了指大门口低头吃草的老黄牛说，“老黄牛也有崽了，过一段就要下了，到时候把牛犊子养大，卖了之后又是一笔钱。”

“那太好了，到秋了，咱家可真是大丰收哇。”李桂珍笑着，眼角挤出几道鱼尾纹。

“咱们几个研究研究今年种点儿啥。”赵青山说。

悲与喜有时会相互转化。

赵家有了地，可地里种啥，一时间成了争议的中心。李桂珍的意思是，地里照常种玉米，这几年别人都种玉米，而且年年丰收，种玉米更有把握。赵青山的意思是，好不容易包了这块地，不能种玉米，要种瓜，种瓜虽然累，但是挣钱多，顶种玉米两年的收入。这几年，城里人都到农村来买瓜，城里人不差钱，好吃就行。他也是结合家里的条件，才选择种瓜。如今，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了，马上要步入新世纪了，可是，赵家仍然住着土房，看着黑白电视，仿佛还在90年代初一样。除此之外，他还记得，老伴儿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住上砖房子，他想通过这次种瓜，替老伴儿实现这个愿望。还有一个要紧的事，那就是孩子都大了，女儿该嫁人了，儿子也该娶媳妇了……他想这次种瓜能多收点儿钱，来年把房子翻盖一下，再攒点儿，给儿子说媳妇。这样的话，小日子就过起来了。

话虽然这么说，理儿也是这么个理儿。可李桂珍还是不同意种瓜：“你看别人种瓜挣钱，你以为你种瓜就能挣钱啊？人家都种多少年了，有经验，你有啥？”

“我有能力，我有啥？”赵青山气愤地说道，“你总看那些，那你没看看种玉米和种瓜差多少？孟大嘴年年种玉米，咋样？现在不也住着土房吗？二虎他爹才种了三年的瓜，第四年就到城里做买卖了，你咋不想想呢？”

“人家能发财那是因为城里有熟人，能帮他们找到卖瓜的市场。你到城里能卖给谁？”

“卖给谁，我也有地方卖。那城里买瓜的地方多的是，怕啥？”

“怕啥？难道你忘了，二虎他们第一年种瓜的时候，就被骗了。第二年，要不是他们的亲戚帮他找地方卖，他们能挣钱？”

“二虎被骗那是他们不管什么人都卖，咱们可不一样。”

“你有啥不一样的？”

“啥不一样，我总得摸清底细再卖啊！”

“你要是这么说，那咱们就去算算卦，看看结果再……”

“你别有点儿事就要算卦。”赵青山打断李桂珍的话，“现在女儿也在

这儿呢，要是女儿同意种瓜咱就种瓜，要是女儿同意种玉米咱就种玉米。少数服从多数。”

“行。”李桂珍瞪着眼说。

“等会儿，我去把我哥叫来。”赵海英说着，便下了地。

“算了。”赵青山说，“让他睡吧，他也不能管，就咱们几个定吧。”

赵海英听了父母的辩论之后，心里也有了数。

“妈，我同意种瓜。”

“啥？”李桂珍急忙说道，“你个傻孩子，你知不知道种瓜多费事？咱们一没经验，二没人，万一种不好咋办啊？”

赵海英低头想想说：“妈，你听我说。”她捋顺思路说道，“妈，其实我觉得我爸说得很对，你看二虎他们家种瓜才几年啊，就能到城里做买卖了，我向二虎打听过，他说以前种玉米，一垧地顶多收入几千元，可是自从种了瓜之后，那收入就不一样了。”

“能收入多少？”李桂珍惊讶地问。

赵海英想了想说：“好像是上万元呢。”她不敢肯定自己的说法，只是听二虎说过这事，但是具体的数字也记不清了。

“行了，这件事就这么定了。”赵青山说，“咱们现在来想想下个事儿，光凭咱们几个种瓜那是不行的，咱们必须再雇人。”

“雇人？”赵海英低头思考了一会儿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咱雇他他肯定愿意。”

“谁？”赵青山和李桂珍异口同声地问。

“二虎！”赵海英信心饱满地说。

“可是……”李桂珍还是有些不放心，不同意种瓜，总觉得这事没把握。

“哎呀，你就别在那儿瞎操心了。”赵青山不耐烦地说。

“妈，你放心吧！”赵海英笑着说。李桂珍看看赵青山，叹了口气，再没说什么，可心里总有种不祥的征兆，总担心瓜的市场。

就这样，赵家人开始筹备种瓜了。

种瓜之前，赵青山仔仔细细地算了笔账。后山一共六亩地，全种上瓜，种瓜的费用有包地钱、雇工钱，买瓜苗、地膜、农药等等，仔细一算要一万元左右。算过成本他又开始算收入。听种过瓜的人说，一亩地弄好了能产五千斤。到时候就算一斤瓜两块钱，那么一亩地就卖一万元左右。这样的话，到时候就是用一亩地作为底钱，其他五亩就是纯收入，这一笔收入下来要五万元啊。五万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赵青山都想好了，到时候，拿出两万把土房翻盖。再拿两万给儿子说媳妇，剩下一万，置办几件新家具，再给全家人换一套新衣服。想到这里，他心中暗喜，并把算出的结果和未来的打算告诉了家里人。全家人听后兴奋至极，恨不得现在就动手把瓜苗栽到地里。可是，李桂珍却闷闷不乐，她又提出了新问题。

“你的想法是不错，但是咱们的底子钱从哪儿出啊？一万元咱们上哪儿去借呢？”赵青山挠着脑袋想了半天，说了几个地方，可都被李桂珍否决了。这时候，一旁的赵海英开始动脑了，她低头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样吧，我向二虎借，他一定能借给咱。”

“能吗？”赵青山有些怀疑。

“对呀，咋把二虎这茬儿忘了，找他借，他一定能借。”李桂珍也笑着说。

说到二虎就不得不说几句，二虎是赵海英的发小，也是李桂珍干姐妹的儿子。他就住在赵海英家隔壁，两个孩子从小玩到大，有啥心里话都互相说。二虎今年二十四，赵海英二十三。五年前，在那个情窦初开的年代里，二虎就看上了海英，起初让他着迷的是海英那双大眼睛。他说海英的眼睛能勾去他的魂魄。可是渐渐地，他又喜欢上了海英的性格，觉得她是一个懂事、善良、干练的人。这几年，他暗示过几次，但海英仍然无动于衷，不知道是他的表达方式有问题，还是赵海英根本没把他放在心上。但在二虎的心里，始终相信，终有一天定会成功。不急不躁，细水长流。

清明时节，细雨蒙蒙。赵家拿着二虎的一万元，开始了种瓜的征程。从稚嫩的瓜苗到后来结了瓜蛋，他们夜以继日地忙碌着。赵青山也在山上支起了窝棚，有时候晚上还要在山上住，生怕哪个过路的车把他们的瓜

罢了园。

夏季的夜晚是凉爽的，但也是湿漉漉的，特别是狭窄的窝棚里，被也潮褥子也湿。赵青山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到现在。

三个月过去了，他们终于等到了今天。

赵青山夫妇回到家以后，把明天就要卖瓜的消息告诉了赵海英和赵海峰。两个人高兴坏了，赵海英笑着说：“挣到钱了，我可要去城里好好逛逛。”李桂珍笑着答应了。

“有钱了，我要拿上一笔，到城里干点儿大事。”到城里干事业，那是赵海峰一直以来的梦想。

“行啊，看咱们瓜长得这么好，今年一定丰收了。”赵青山激动地说，“你俩也没少出力，到时候咱们先盖房子，剩钱你们愿干啥干啥！”这时候，赵海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咱们啥时候给二虎发工资啊？”赵青山想想说：“那这样，钱一到手，咱们先给二虎发。”

这天晚上是赵家人睡得最早的一晚。天一擦黑，他们就躺下了，窗户都忘关了。

半夜，赵青山被一阵风吹醒了。他微微地睁开眼，恍惚中看到窗户开了，外面还在下着雨。于是，他从被窝里爬起来走到窗前一看，房檐上哗哗地淌着水，房顶上发出了“轰轰”的声音。他想，坏了，下雨了明天瓜就运不出去了。外面都是土路还要等几天才行。他回到炕上，躺下之后困意全无，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办法……

第二天一早，他先跑到村委会，给买主打电话，让他过几天再来。昨晚下雨了，瓜一时半会儿运不出去。买主告诉他要抓紧，过这时候可就没了这价了，听到这话赵青山十分着急。他挂了电话就往家跑，打算去地里看看，找找解决的办法。谁知道刚跑到半道，就见二虎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

“二虎，你这着忙着慌的要干啥呀？”

“大姨夫，你快……”二虎喘了口气，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你快去地里看看吧！你家的……你家的……”

“我家咋的了？”赵青山抓住二虎的肩膀问道。

“你家的地被水冲走了。”

“啥？”赵青山如同遭了当头一棒。先是愣了一会儿，待缓过来之后，拔腿就往瓜地跑，二虎也跟在后面。

待他跑到瓜地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山腰上留下了一道道被雨水撕开的口子，每一道口子都像人身上流血的伤口一样，口子旁边的水流，还在有气无力地流淌着，好似伤口中溢出的鲜血，默默横流。曾经黝黑规则的横垄地，现在变成了一道道不规则的伤疤，每个伤疤之间相连的是大堆大堆的淤泥，看不清哪里是垄沟哪里是垄台。瓜蛋也不知道被冲到哪里去了，只有在山脚下的淤泥沉淀处，零星地镶嵌着泛黄的瓜。冲走的瓜秧成堆地散落在水流的两侧。赵青山低头拿起一根瓜秧，放在手心。

“完了，完了……”他念叨着，皱着眉摇摇头，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又闭上眼睛，闻了闻，闻到的是泥土的气息。

“瓜、瓜……”李桂珍看着被雨水掏出深坑的土地，她觉得小腿肚子发软，后脑勺发热，眼前发黑，身体开始摇晃。幸好二虎眼疾手快，一把将她扶住，否则就倒在了泥浆中。

“瓜……没了……地没了。”李桂珍呜呜地哭出声来。二虎扶着她也不知道该说啥，只能说：“大姨，别……别难受了……”说完，就低下了头。

赵青山的泪水也忍不住掉下来，他走到妻子身边安慰：“走吧，咱们回家吧，再想想办法。”他心如刀绞，失去了瓜让他痛心不已。土地被冲走了，对未来他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方向，他好想找个地方发泄一下，把一切都释放出去。可在妻子面前，他选择了沉默。他扶起妻子，一手紧抓住妻子的胳膊，另一只手扶着肩膀，他们的身影摇摇晃晃地消失在泥泞的小路上。

赵海英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她坐在炕上紧紧地盯着窗外。看到父亲扶着母亲回来，她有些纳闷，从炕上跳下来推开门跑到外面。

“妈，你们回来了。”又看看沉着脸的母亲问，“妈，你这是怎么了？”

李桂珍吃力地抬起头，用柔弱的眼神看了看女儿。赵青山没有应声，只是低头向屋里走。赵海英感到有点儿不对劲，跟着走进屋里。李桂珍一脸愁苦状坐在炕上什么也没说，赵青山从兜里掏出一根烟，走到门

口，点上之后静静地吸着。赵海英走到父亲身边问：“爸，咋了？”

赵青山吐一口烟，深深地叹息道：“唉，地没了。”

赵海英疑惑地问：“地没了，地咋还能没呢？”

“唉，让雨水给冲走了呗，这下完了，到秋不知该咋整了。”赵青山回答道。

她听到这个消息也愣住了，两行热泪不由得流下。曾经她想用卖瓜的钱到城里好好逛一逛，买件新衣服。如今，一切美好的期盼都被这场暴雨冲得很遥远。

她竭力地抬起头。看到两只小燕嘴里叼着泥，飞到房檐下面垒窝，然后叽叽喳喳地飞走了。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家里的小燕子，为这个家叼口泥。她告诉自己，一定要做出点儿什么，不能就这样下去。

外面的世界灰蒙蒙的，笼罩着漆黑的房间，一切都变得寂静。

突然，这份沉静被一个人打破。

“妈呀，做饭了吗？我饿了，咱啥时候吃饭？”赵海峰推门而入。三人围坐在一起，似乎谁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存在。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抱怨道，“妈，我要吃饭，饿了。”

“吃，一天除了吃，你还能干啥？”赵海英气愤地走到赵海峰身边，瞪着眼睛对他喊。

“我饿还不兴吃了，你管这么多干啥？”

“我管得多，总比你一天啥都不管强！”

“我咋啥都不管了？”

兄妹俩的吵闹声如同浪花一般，一浪高过一浪，谁都没有退让的意思。

“别吵了，你妈让你们气晕了。”赵青山对着正在斗气的儿女喊道。他们马上停下来，一起转过身。只见母亲闭着眼睛倒在父亲的怀里，兄妹俩一起扑到炕上趴到母亲身边。赵青山一边搂着李桂珍，一边掐她的人中。

第二章

“桂珍，桂珍，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说着，赵青山把他那黝黑的脸紧紧地贴在妻子的额头上。李桂珍微微地睁开双眼，看着哭泣的儿女还有抱着自己的丈夫说：“为啥还要把我救醒，就让我睡过去算了。”

“妈，你吓死我啦！你要不醒，我们咋办啊？”赵海英紧紧地捏着母亲的手，低头抽泣着。

赵海峰也跟着说：“妈，以后我和妹妹再也不吵啦，都听话行吗？”边说边擦拭着眼角的泪水，粗大的手掌都湿润了。李桂珍看着儿女，心底一阵酸楚，又看看家里的土房，房檐处已经“露天”，一束白光透过缝隙射了进来。看到这她就更犯愁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老伴儿啊，你这病必须得看看，不能再拖了，明天我们就去医院。”赵青山的眼圈已经开始发热，干涩的眼角变得湿润。

“不用不用，我现在不是缓过来了吗？”说着，便吃力地直起身，“你看，我还能给你们做饭呢。”

“妈，还是算了吧！今天我来做，你歇会吧！”说着，赵海峰把母亲的围裙扎在身上，转身下了地。

“哥，我来帮你。”赵海英也跟着下了地。

“你的病不能再耽误了，明天我就带你去医院。”赵青山坚定地说。

“不，不，”李桂珍连连摇头，“我可不去，我本来就没啥毛病，赶明儿到十字路口烧点儿纸就好了，不用去医院。”说完，往炕里边挪了挪。

“你，你——”赵青山知道妻子的脾气，说得再多也是无济于事，他知道妻子是心疼钱，舍不得去医院，这时候无论他怎么劝妻子都不会动弹的。他也只好把惦记埋在心底，盼望着挣到钱之后再带妻子去医院，那时

候她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两人坐在炕上没有言语，没有声响，只剩寂静，静得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那块地饱含着他们太多的心血、太多的期望。曾经，赵青山想用这块地把房子翻盖一下，给女儿换一身新衣服，甚至给儿子娶个媳妇……但现在看看，那些曾经切合实际的想法，如今只能变成触不可及的回忆了。作为一家之主，他来不及在这里悲伤难过，要马上想下一步该怎么办。地没了，幸好还剩下一头怀了孕的老黄牛。过一段儿就要下牛犊子了，先把牛犊子养大，到秋卖了，能缓解一下。可是，一家四口人光等着一头未出生的牛犊子养活，这不现实。何况，现在还欠二虎一万元呢！光靠牛还是不行。

作为一个半辈子都在农村种田的人，想谋出路绝不是说说那么简单的，没了土地，还有什么？剩下的就是那双还算粗壮的胳膊。难道真的要走上打工的道路吗？生活为什么总让人们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赵青山年轻时最厌恶打工。但现在，他也只有去打工才能解决危机，到城里打工又干些什么呢？一个个疑问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夜，慢慢地到来，静悄悄地包裹着他们。他们像每天一样，闭着眼躺在炕上，不知什么时候都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赵青山梦见自己骑着老黄牛，举步维艰地向前走着。他不停地呼喊家人的名字，可是没人答应……李桂珍梦见地没被冲走，一家人正在地里忙活着，其乐融融……赵海英梦见自己坐上了开往城里的客车，去城里参加工作……这一家人里，只有赵海峰的梦是最幸福的，他梦见自己成了赌神，在澳门最大的赌场赌钱，最后赢了上千万……

清晨，在一阵喧闹声中来临。

“不好了，你妈不见了，快出去找找吧。”这是赵青山急促的叫喊声。

“啥？妈不见了……哪儿去了？”赵海英腾一下从炕上坐起来，身上的被也卷到了一边。她顾不上洗漱，更来不及梳头。趿拉着差班的鞋跟着父亲跑出去了。赵海峰睡觉死，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待他醒来的时候，屋里的人早已不见了，炕上只剩下乱糟糟的被子。他没理会，到厨房洗了

把脸，梳理梳理头发，一切完毕之后向村口的小卖店走去。

原来今天早上，当赵青山醒来的时候，他发现妻子不在身边，本以为去厕所了，就没在意。他像往常一样先喂喂牛，牛也喂完了，自己的肚子也饿了，想要吃饭，可仍不见妻子的踪影。他开始到处寻找，厕所里也没有，园子里也没有，他着急了。于是，把女儿叫醒，两人打算一起去找“消失的妻子”。

赵海英听说母亲不见了，虽然很害怕，但还没慌神。她静下来想想，这么短的时间里，母亲不会走远。最近没啥大事，无非就是地没了，可是地没了，人还在呀，母亲不至于做什么傻事。想到这些，她心底安稳下来。

父女两人把龙湾村找了个遍，仍然不见李桂珍的踪影。无奈之下，两人只好往村外走。边走边喊，当走到后山时，突然，听见了谈话声！

赵海英刹住脚步，侧着耳朵听。

“声音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赵海英说。

赵青山指着自家后地的方向，“走，咱们快去看看。”

父女俩终于在后地旁边发现了李桂珍，二虎见他们来了，便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们。

东方红彤彤的，太阳刚刚爬上地平线。龙湾村的人们还没醒来，可二虎早已起来干活了，李桂珍也起来了。她起来之后，穿好衣服直接向村口走去，二虎见李桂珍一早穿得整整齐齐，快步地向村外走，有些好奇便跟在了后面，一直跟到了后地。这时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了。本来二虎以为李桂珍只是看看地，就没多想转身要走。就在转身的一瞬间，李桂珍突然大声喊道：“青山，海英，海峰，我对不住你们。我不想拖累你们了，我先走了。”话音刚落，只听“扑通”一声，李桂珍一头扎向山脚下的水泡子里。二虎闻声迅速跑了过去，见李桂珍躺在淤泥中，泥浆已经埋没了她半个身体。他奋不顾身地跳下去，年轻人就是有劲儿，几下就将李桂珍从泥浆中拽了出来。李桂珍得救后有点儿不好意思，死还没死成，却被熟悉的人救了。回去后，怎么面对家人呢？最重要的是，自己活了下来，以后还要成为家里的累赘。二虎不管那些，见李桂珍浑身是泥，便说：“大姨，我背你走吧。”可是李桂珍死活不同意，她不知道回去后该怎么和家人说，该